



C.C.P.

党論

黨 論

著 奇 少 劉

版 出 店 書 華 新 中 華

論

黨

著者

劉 少 奇

出版者

華中新華書店

印刷者

新華書店印刷廠

發行者

華中新華書店
及各地分支店

定價

華中幣 元

1948. 3.

1—3500

目 錄

人的階級性.....	一
作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	五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一五
論黨內鬥爭.....	九九
反對黨內各種不良傾向.....	一三二
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	一五四
清算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思想.....	一六一
答宋亮同志.....	一六九
附：宋亮同志給少奇同志的信.....	一七三

人的階級性

在階級社會中，人的階級性，就是人的一種本性，一種本質。

人有兩種本質：一種是人的自然本質，即人的體質、聰明、健康及本能等（比如在醫學上就有各種體質的人）；另一種是人的社會本質，即人的心理、思想、意識、觀點、習慣及其要求等。在階級社會中，一切的人們是作為階級的人而存在的。如是人的社會本質，就由人的階級地位來決定。由於人們的階級地位各有不同，人們的社會本質也各有不同。過去孟子、告子、荀子等爲了「人性善或人性惡」的問題，爭論個不清楚，就是因爲他們不懂得或者故意要掩藏人們這種社會本質（本性）的階級差異。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善惡觀念就各有不同：剝削者認爲善的，被剝削者認爲惡，被剝削者認爲惡的，剝削者認爲善，離開階級關係而來討論人們的性善性惡，自然鬧不清楚。猶如我們如果不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就不能判斷某人某人的好壞如何，更不能判斷某人某人的誠性如何。

人的階級性，就是階級社會中人的社會本性，社會本質。

人的這種階級性，是那裏來的呢？

人的階級性，是由人的階級地位決定的。一定集團的人們，長期站在一定的階級地位，即站在一定的社會生產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長期的生產着、生活着與鬥爭着，即產生他們的特殊生活模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習慣、觀點和氣派，及其對其他集團人們與各種事物的特殊關係等等，而與其他集團的人們不同，或者相反。這就形成了人們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階級性。

由於社會各階級的人們有不同的利益、要求、思想和習慣，如是各階級的人們對於社會歷史上的一切事物——如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就有各種不同的觀察方法與處理方針。統治的階級就單純根

據他們的利益要求和觀點來製訂各種法律與制度，如是社會上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成為統治階級的東西，都充滿着階級性。

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一切思想、言論、行動，一切社會制度，一切典章，都貫串着階級性。貫串着各種不同階級的特殊利益與要求。我們從人們各種不同的要求、學說及思想、言論、行動中，即可看出他們不同的階級性。

比如說吧！農業的自然經濟及手工業生產方法，是封建社會的基礎。封建主在這種生產中是站在剝削農民剩餘勞動的地位，自己不勞動，倚靠地租及徭役而生活，如是他們就要求剝奪更多的地盤，要求土地永遠屬於他們所有，要求農民貢獻他們以更多的地租和無代價的勞動，並且承認他們站在農民頭上剝削農民的合理性。如是就養成他們的封建剝削性、互相兼併性、以及奢侈性、殘暴性、社會制度上的等級性等等。這些就是封建階級的階級特性。

近代產業機器生產方法，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資產階級在這種生產中是站在佔有生產手段及全部生產品以剝削無產階級剩餘勞動的地位，倚靠工人們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而生活，如是他們就要求商品與勞動的自由賣買、自由競爭，用經濟手段以摧毀、兼併或統制其競爭者，造成自己在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壟斷地位，要求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要求工人們貢獻他們以數量更多（更長的工作時間更快的工作速度）、質量更好（更好的熟練的技術）的剩餘勞動，更少的付給工人的工資，並且承認他們發財、壟斷社會財富的合理性。如是就養成他們的競爭性、壟斷性、奢侈性、組織上的集中性、機械性等等。這就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特性。

又比如說農民吧！由於農民長期附着在土地上進行散漫的、獨立的、簡單的、自給的、彼此不大互相協作的生產，和他們簡單的獨立的生活樣式，以及他們對於地租勞役的負擔等，就養成農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狹隘性、落後性、對於財產的私有觀念，對於封建主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這就是農民階級的特性。

由於無產階級是集中在大產業中生產，分工很細，一切動作都受機器的限制與彼此牽制，他們是一無所有的工錢勞動者，依靠工資過活，他們與一切勞動者沒有基本的利害衝突，因此，就養成他們

偉大的團結性、互助性、組織性、紀律性、進步性，對於財產的公有觀念，及對於一切剝削者的反抗性、戰鬥性、忍耐性等等。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特性。

一切剝削階級，都要欺騙與壓迫被剝削者，都要互相爭奪被剝削者的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因此，就造成一切剝削者的欺騙性、對人的壓迫性及互相爭奪性。歷史上有許多戰爭，是由於剝削階級互相爭奪與分割被剝削者的剩餘生產物與剩餘價值而發生的。

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受痛苦」的基礎上，是一切剝削者的共同特點。犧牲全人類或大多數人的幸福，把全人類或大多數人民弄到飢寒交迫與被侮辱的地位，來造成個人或少數人們特殊的權利與特殊的享受，這就是一切剝削者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敬」的基礎，一切剝削者的道德的基礎。

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員就與此相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是在努力於最大多數勞動人民與全人類的解放鬥爭中來解放自己，來消滅少數人的特殊權利，這就是共產黨員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敬的基礎，共產主義的道德的基礎。

這就是階級社會中人們各種不同的階級特性。這種階級特性是由人們長期在生產中的特殊地位及特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而慢慢養成起來，成為人們的一種天性。然而這種天性，是社會的，並不屬於自然性，不是人一生出來就是這樣的。

黨性，就是人們這種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所以人們也有各種不同的黨性：有封建階級的黨性，資產階級的黨性，無產階級的黨性等。

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共產黨員的黨性鍛鍊和修養，是黨員本質的改造。

共產黨要把無產階級各種偉大的進步的特性發展到最高度。每個黨員要照着這一切特性來改造自己，要使自己具備這一切的優良的特性。這就是本質的改造。一切非大產業中出身的黨員，他們也具有非無產階級的天性，他們的改造工作是需要得更多的。

無產階級的特性，也並不是不變的。在無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同時也形成和發展它的特

。性質後發展成爲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的改造時期，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無產階級不斷改造社會，不斷改造人類的本質，同時也不斷改造自己的本質。改造自己的特性。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們的階級區別消滅了，人們的階級特性也要消滅。這就是人類本質改造的全過程。

但是世界歷史上只有共產黨員及馬克思主義者，才承認自己與一切人們及歷史社會事物的黨性與階級性。這也是由於無產階級的特殊階級地位，使得共產黨員能够公開宣佈這個真理。這個真理的公佈，對於無產階級並沒有害處，而對於其他一切的階級則是很嚴重的打擊，揭破他們的黑幕，使他們更難於掩護他們少數人的利益。其他一切黨派與階級，都不承認他們自己的黨性與階級性，都要把自己描寫成爲似乎是「超黨派」、「超階級」代表「全民」的樣子。其實在這陣「超黨派」、「超階級」的胡說後面，就隱藏着剝削階級同樣多的實際利益，他們在被剝削者面前，不敢承認自己的黨派性與階級性。而小資產階級承認這種「超黨派」、「超階級」的胡說，則是由於他們的幻想與無知。長於幻想，畏懼嚴重的實踐與鬥爭，則是表示小資產階級的本質。

作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

本年七月一日爲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十九週年紀念日，抗敵報、前鋒報及邁進報均要我寫篇文章。我想，我們的黨已成立十九年了，在這十九年中，它經過了「一二·九」運動，經過了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大革命，又經過了十年蘇維埃運動與土地革命及十年的秘密工作，今天再經歷着第二次國共合作與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就是說，在這十九年中有中國歷史上一切偉大的事變與羣衆的革命運動，我們的黨都是站在羣衆鬥爭的最前線，每一次都表現着我們的黨和無數的黨員是具備着無產階級政黨之革命的英勇氣概，犧牲精神和堅忍卓絕的模範，表現着我們黨在中國政治生活與歷史事變中的偉大作用，表現着我們黨是有能力繼承並忠實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事業的布爾塞維克的黨，同時也表現着我們的黨是最堅決最徹底最能爲中國民族獨立解放事業而奮鬥，最能與壓迫中國民族的帝國主義戰鬥的黨。

我們最大多數的黨員，他們那種爲公共事業而犧牲奮鬥的精神，那種爲民族獨立與社會解放而艱苦工作的精神，那種既不想升官發財，又不爲名爲利，而一心爲了勞苦大衆與人類解放事業而不疲憊的埋頭苦幹精神，表現了他們有人類中最崇高的道德，他們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因此也就吸引了並且吸引着無數千百萬的誠實的人們對於我們的黨，對於我們那些最好的黨員的敬仰，不論我們的敵人是如何造謠誣毀我們的黨，如何說我們是「洪水猛獸」，「共產共妻」不近人情的人，如何用一切殘暴手段對待我們及對待接近我們的人，然而無數千百萬的人們還是把他們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希望寄托在我們黨的身上，他們在無形中對我們的黨下了這樣一道委任令：你們共產黨人，是真正能够犧牲自己爲中國民族與勞苦大衆的解放而戰鬥的人們，中國之所以能得救，中國之所以必能走上富強、獨立與自由的光明前途，就賴有你們這樣一批人的努力，因此，給着你們以救中國，創造獨立、自由

與幸福的新中國之任務。這就是說，我們的黨在十九年來賴有無數先烈的英勇犧牲與無數黨員最好的努力，已經使我們的黨大大的發展了，它已成為全中國的羣衆的黨，它已與中國廣大的羣衆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它已在廣大的羣衆中有了極高的威信，而且他在十九年來經歷了比世界任何一國的共產黨都更多的重大事變，有更豐富的革命鬥爭的經驗，不論公開的與秘密的，武裝的與非武裝的，國內戰爭的與國際戰爭的，經濟的與政治的，思想的與羣衆的，黨外的與黨內的……各種複雜形式的革命鬥爭，我們的黨都經驗過了，都有豐富的經驗。我們有許多黨員十餘年來，一直就沒有放下過武器。這是十九年來爲世界任何一國革命政黨所不及的。所以我們中國共產黨雖然只有短短的十九年，即已成為共產國際中最好的支部之一。這是我們偉大的黨在偉大的十九年中在偉大的中國所已獲得的成績。這些成績，不獨是對中國一個國家有它極重大的意義，對於世界，特別對於世界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亦有其重大的國際意義。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中的偉大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已站在世界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領袖的地位。這是共產國際在很早以前對我們黨的評語。

然而，這些成績，並不是那樣容易得來的，而是經過了整整十九年的苦戰與艱苦工作，犧牲了數十萬最好的共產黨員與非黨革命者的頭顱和熱血，克服了黨內各種錯誤和機會主義的思想，淘汰了黨內各種腐爛的渣滓，並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武裝我們許多黨員的頭腦，才能鍛鍊出如我們今天這樣的黨，才能獲得這樣偉大的成績，這是爲無數革命者的熱血所澆灌而長成起來的中華民族與勞動人類的鮮豔之花。不久，它將結成爲中華民族與勞動人們賴以得救賴以自由的無價之果。從我們黨過去十九年的歷史證明：不論我們黨的一切敵人如何痛恨、咒罵、詆毀、槍殺、陷害、蹂躪與圍剿我們，如何採用一切人類之殘暴的手段來對待我們，他們終究是不獨不能消滅我們的黨，甚至連阻止我們黨的發展亦是不可可能的。我們的黨，就是在和這些敵人的這些殘暴手段之鬥爭中，生長，壯大與堅強起來的。因爲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黨，是與羣衆有密切聯系的黨，是代表着歷史上最進步的無產階級的黨，因此，我們是永遠不會被消滅的，我們是不可被戰勝的，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一極力量能戰勝我們的黨，相反，我們將戰勝世界上一切的反動勢力，將把世界改造成為最進步最圓滿最合於我們理想的共產主義世界。

因此，在紀念我們偉大的黨之十九週年的今天。我們無數的新老黨員，應該是如何來估量我們黨所已獲得的成績及我們黨在中國的與世界的革命運動中所已取得的重要地位？應該是怎樣來看清與篤信我們黨的光明前途？應該是怎樣來保護我們的黨，爲了黨的每一個利益（就是爲了中華民族與人類解放的利益。）而犧牲奮鬥，盡我們最善的努力？黨的建設，達到今天我們中國黨這樣的程度，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們的新老黨員，接受了我們先烈遺留下來的這份無價的遺產，應該是如何的寶貴他！如何在我們黨已有的成績和陣地之基礎上推動我們的黨再向前進！建設它、加強它、發展它、以至於達到最高級最完善的程度。這就是我們今天一切新老黨員的責任，這也是我們一切的一切。我們要建設一個最好的黨！要達到這個目的，固然須要我們各方面的努力，須要中央與各級領導機關正確的領導，但是最基本的還須要我們有很多很好的黨員。因此，我們黨員在此黨的十九週年之偉大節日，應該如何誠心的來檢查一下自己，應該問問自己，你是否曾經有過違反黨的利益之思想，曾經盡了你何種努力？並且你預備怎樣在今後來盡你的努力？你是否曾經有過違反黨的利益之思想，言論與行動？以及怎樣才能在今後不會再有違反黨的利益之思想，言論與行動？我想，黨員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使自己進步的出發點。我們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在黨內作一個好黨員，而不應該作一個不好的黨員，作一個有毛病、有錯誤、思想意識不正確的黨員，尤其不應該作一個半途而廢的黨員。我們怎樣才能作一個好的黨員？這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來作爲我們的模範，這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篇文章上已說了許多，這裏不來詳說他。但我最近在黨內某些同志中發現了一些不正確的思想與行動，有了這些思想和行動，就決不能使我們成爲一個好的黨員，並且還要影響其他的黨員及阻礙我們黨的進步，今特利用黨的十九週年紀念之便，略論之如下：

第一、要盡心負責的爲黨工作，愛護黨的每一個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樣。

我們共產黨人，是今天世界上有一種特殊的人物，我們是爲了公共事業，即共產主義與人類謀解放事業而奮鬥的一種人物，爲了大眾的利益與解放，爲了我們大家的長遠的幸福，我們有時不能不暫時犧牲自己的犧牲，不能不犧牲自己。我們共產黨人就是決心犧牲自己（當着爲了整個黨的利益而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時候）爲了大眾解放的公共事業而奮鬥的一種人物。這是我們黨員大家所知道的，也是我們

大多數黨員所能身體力行的，然而在我們的某些黨員中，在一些最平常的事物上，常常暴露出他們並不能這樣作。

這些同志常常用了兩種不同的態度來對待屬於他自己個人的事物和屬於黨的公共事物。就是說，當某種事物如果是個人的，他這一事物看作是自己的，他對於這種事物就是愛惜的、節省的、盡心的、負責的，但是當某種事物並不屬於他個人，而是屬於黨的公共的事物，他把這一事物看作是黨的公家的，不是他自己的，於是對於這種事物就是不愛惜的、不節省的、不盡心的、不負責的，或者甚至把黨的事物暗中竊取作爲私有。就是說，他對自己的私人事物的態度，是與公共事物的態度不同的。他對黨的公共的事物，認爲這不是他自己的東西，所以他不愛惜、浪費、不盡心、不負責的去照顧。爲什麼？因爲這不是他自己的，因爲這是公共的。他不把公共事物當作他自己的事物一樣盡心負責的去照顧與努力。這種現象，在我們某些黨員的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是經常可以看到的。

比如說：某件東西如果是他自己的，他是愛惜的，某種事情，如果是爲他自己作的，他是盡心的、努力的、負責的，但是如某件東西是公家的，他就可以不愛惜，某種事情，如果是爲黨爲公家作的，他就可以不盡心、不努力、不負責。這種情形，常常成爲我們中浪費現象及各種不負責任現象的產生之根源。

這種觀念，很顯明，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是一種舊社會的私有觀念的殘餘，他不了解黨員自己的事物與黨的公共的事物之間的矛盾一致的關係，他認爲黨的公共的事物，不是他自己的事物，所以對黨的公共的事物之態度，不同於對自己的事物之態度。很明白，這對於一個黨員來說，是一種根本上錯誤的觀念。我們的黨員必須改正。

我們應該說：只有屬於黨的屬於勞動者全體所有的公共的事物，才是我們自己的事物。否則，對於我們黨員來說，對於勞動者來說，都不是我們自己的。

當着工人在資本家的工廠中工作，工人自己覺得這是爲他自己，爲他自己的家庭的生活而工作的時候，列甯曾經說：這些工人都不是爲他們自己工作，而是爲資本家的利潤而工作。只有當着工廠已因革命的勝利而屬於工人階級國家所有，成爲社會的勞動階級全體所有的公共財產的時候，列甯才說

，只有在這時候，工人才是有史以來頭一次的爲他們自己工作，爲他們自己生產。

當着農民們在地主的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農民們自己覺得這是爲他們自己，爲他們自己的家庭生活而勞動的時候，列寧曾經說：這些農民都不是爲他們自己勞動，而是爲了地主的地租，爲了高利貸者的利息，爲了政府稅收而勞動。只有當着土地已經收歸國有，當着國家已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當着地主富農及私人商業已經消滅，當着農民已成爲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即公共農場上的勞動者時，只有在這時候，農民們才是爲他們自己勞動。

列寧說：蘇聯是工人自己的國家。但這個國家是工人階級所共有的，而不是任何個人所私有的。當着俄國的工人們在十月革命後，爲自己的國家在公共的工廠中自動努力工作，提高生產，節省材料，而表現出工人們爲公共事業而努力生產的勞動熱忱時，列寧曾經對着這種情形說，這就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因爲工人們已經不是爲資家，而是爲他們自己而勞動了。他們用了新的態度，來對待他們新的勞動。

由此看來，自己的事物，常常不是我們自己的，而是別人的。黨的、公共的、爲工人階級與勞動者全體所共有的事物，就恰恰是我們自己的事物。公共的與自己的，在這裏表現其一致性。所以我們共產黨人及一切覺悟的勞動者，應該把屬於黨的公共的事物，當作自己的事物，應把公家的東西當作自己的東西一樣來愛惜它，把黨的公共的工作當作自己的工作一樣盡心努力負責的去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爲公共事業而犧牲奮鬥的高尚的精神，才成爲可靠的黨的工作者與負責者，才成爲一個好的黨員。

從這裏看來，某些同志的本位主義，也是一種根本上錯誤的觀念。這種本位主義不了解他自己負責的一部份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之矛盾一致的關係。他只認爲他那部份工作是他自己的，而不認爲別人負責的工作及黨的整個工作都是我們自己的。他對自己負責的工作與對別人負責的工作根本上用了不同的態度，所以也形成他只顧自己而不顧別人不顧整體的錯誤。這種本位主義的發展，對黨的工作是很有害的，他爲了部份的個別的利益而犧牲妨害整個的全體的利益，他違背着部份的利益要服從全體的利益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所以要不得。好的共產黨員是不應該有本位主義的。

固然，沒有部份，也就沒有全體，部份的利益，常常與全體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不主張完全不要部份，而只主張部份服從全體，即是當部份的利益與全體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我們應該犧牲部份的利益，而不應該犧牲全體。所以我們有時爲了更大、更長遠的全體的利益，而主張犧牲某一部份，這是應該的。

第二、爲黨的與勞苦大眾的公共事業而犧牲，是最值得。

在某些同志中說到犧牲，就提出了所謂值得與不值得的問題，要怎樣犧牲對於一個共產黨員才是值得？又怎樣才是不值得呢？在這個問題上某些同志有不同的觀點；這種觀點是由於他們不同的非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而來的，他們具有舊社會的甚至剝削者的享樂的人生觀（如所謂『人生行樂耳』，『浮生若夢爲歡幾何？』等）認爲他們沒有享到快樂的生活就犧牲，是不值得的。認爲一生沒有大吃大喝過，沒有過過舒適的奢侈的生活，沒有嫖過女人，沒有出過風頭，沒有威風凜凜幹過一下……而犧牲了，對於人生是不值得的，如果這些事都作過了或各門都經過許多，那末對於人生就是值得的。他們說：幹過這些事，那末死了都值得，這是中國目前社會上相當普遍的一種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也多少反映到我們一些落後黨員的思想意識中。如是在我們某些黨員中就發生享樂的觀念。對目前艱苦生活艱苦工作發生厭倦的心理，如他們就想去了貪污、腐化、動搖以至墮落而脫離黨與革命。他們想了：作一個地主、資本家、富人、剝削者，是很舒服，很值得的。他們沒有去經驗過，他們想要去經驗一下，如他們就從無產階級的隊伍中跑到剝削者的隊伍中去。剝削者的特殊機關也就利用我們某些落後份子的這個弱點，從而加以威迫利誘，如某些人就這樣的前途，他們的生活也並不是舒適的，他們那裏，那種腐敗、墮落、黑暗的生活與家庭，他們暗淡的革命黨人是更爲苦惱的，因爲他們是接近於死亡的階級，他們已爲自己掘下了墳墓，他們明知是很悲慘的不願意的，然而他們又無法不向自己掘好的墳墓中鑽進去並活埋自己。世界上最悲慘的事，莫過於此！然而，偏還有人說：他們是『最值得的』。還不奇怪嗎？剝削者不勞而食，倚靠別人的勞動而生活，養得像肥豬一樣，一點事不作，對世界人類社會一點好處也沒有，還要在世界上作威作福，危害無數千百萬勞動的人們，這是世界上最

可鄙最可惡的事情，從來一切正義的歷史家，就鄙薄那些不勞而食的剝削者，就尊敬那些勞動的偉人們，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剝削者中有明白自己的前途與歷史進化的人，尤其是剝削者的青年子弟，他們不滿意自己家庭那種腐敗黑暗封建的生活，他們爲了自己的將來，而丟棄了自己的家庭，跑到勞動者隊伍中，同情或加入前進的革命政黨，已有了不少了。他們厭惡那種剝削者的豬一樣的生活，他們無所留戀的丟棄了這種生活，他們很對！然而，在我們前進的革命政黨中之某些落後份子，還有人要去嘗一嘗這種生活的滋味，還以爲這或許是很值得的。這對我們黨員來說，難道不奇怪嗎？很明白，這是一種倒退落伍的思想。這與共產黨員的黨籍是完全不能同時並存的。

那末，作一個人，特別作一個共產黨員，要怎樣才算值得呢？

我們說，一個人，特別一個黨員，爲了黨，爲了社會進化與人類解放，爲了無數千百萬勞動人類的共同長遠的利益。而犧牲奮鬥到底，以至終身，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最引起人們的敬仰，最爲萬世子孫所懷念所歌頌的。這在我們黨內已有無數的先烈，他們就是最值得，最爲大眾所景仰的人。如果是爲了剝削者的利益，爲了個人或少數人的優裕生活，爲了反對社會的進步與人類的解放，而犧牲奮鬥或老死鄉井田園與高樓大廈，那是最不值得最不應該的，那是永遠要被大眾鄙薄和唾罵的。從來的剝削者及爲剝削者少數人的福利而鬥爭的人，都引起人們的咒罵。我想，一個有爲的有出息的人，特別是一個共產黨員，是完全應該明瞭這一點的。

所以在我們中，那些埋頭苦幹的黨員，那些艱苦工作，不怕困難，不怕危險的黨員，那些一心一意爲了黨與人類解放而堅決鬥爭的黨員，那些吃苦在前，享福在後的黨員，是我們的好黨員，雖然在某些個人享受上，他們暫時吃一點虧，然而他們是，或者最後是，爲我們大家及羣衆所信任，所尊敬。也就是說，他們是最值得的。相反，那些不願埋頭苦幹，好出風頭，怕困難，怕危險，不忠心爲黨爲人類的利益奮鬥的人，那些要求享福在前，吃苦在後的人，都不是好黨員，雖然他們在某些個人享受上或者暫時討了一點便宜，然而他們是，或者最後是，爲我們大家及羣衆所不信任所反對的。也就是說，他們最後可能弄一個不值得。

還有在最近有個別的黨員要求到政府機關去作行政工作。原因就是因爲政府機關有幾塊錢薪水一

月，他們想要多掙塊錢一月，他們就調皮，就要求調工作，要到行政機關去。同志們！這是什麼觀點？有人或者反對行政人員有薪水，如果他向政府提議取消或改正行政人員的薪水制度，那是對的，是一個黨員應有的態度。然而某些人的反對，不是真正反對行政人員有薪水，他不反對，而是希望他自己也能得到這點薪水，他口頭上的反對，只是藉口罷了。同志們！這也不是好黨員所應有的。我們加入黨，艱苦工作，不是爲了幾塊錢，不是爲了別的，而是爲了民族的與社會的解放。所以我們自願不要錢，即使幾百元一月的事也不去作，而要來作這種無薪水的革命工作，比幾百元薪水一月更值得的革命工作。這應該是我們每一個黨員完全明白的問題，那些不明白的人，應立即改正。

此外，在我們黨員中還常常有如下的現象：即在分配黨員工作的時候，他們要求到最安全，最有保障，工作最容易最簡單，而且是最富足，生活最好的地方去；而比較不安全，有危險，地方貧瘠，生活艱苦，工作困難，環境複雜的地方與工作，就大家也不願意去。即是這種工作對黨對革命是重要的，不可缺少，他們爲了痛快與好的生活而不願意去作。如果硬要他去，他會向你說，你強迫我去的，我的情緒不高。同志們！這不是好黨員所應有的。好的黨員他是不注意這些的。他只問這件工作對黨對革命是否重要，是否他能作。如果對黨重要的他能作的，他不計較困難與否，環境複雜與否，他也去作的；他願意担負最艱苦困難危險的工作，他不把困難的事情推給別人去作，自己作最容易最便宜的事情。這也是我們的黨員所應注意的。

第三、要作一個終身的好黨員。

作一個共產黨員是最光榮的，但我們要作一個終身的好黨員，我們不應該作一個半途而廢的黨員。共產黨員，是我們自己要作的，沒有任何人來強迫我們作黨員，但不只是我們要作一個黨員就是一個黨員，這還不夠，還要共產黨允許我作一個黨員，不開除我的黨籍，才是一個黨員。就是說還要其他的黨員及黨的機關承認我是一個黨員，我才能是一個黨員，否則，只有我自己的願意，還不能是黨員。我們共產黨員相信唯物辯證法，認爲世界一切都是變動的，沒有不變的東西。所以我們的政策策略工作方法等也講究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對於我們共產黨員來說，有一件事是終身不變的。這一件事就是我們要爲黨的利益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亦即是人類最後解放的利益而奮鬥到底。就

是我們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這對於我們是終身不變的，變不得的，變了，就叫動搖、變節或叛變。這是黨員最大的恥辱和不幸。有了這一點不變，然後其他一切才可以根據情況的不同而千變萬化，不變是變動的標準和尺度。即靜止是運動的標準和尺度。我們的一切戰略策略的變動的標準和尺度，就是要看這種變動是否適合於無產階級全體的戰鬥利益？適合於這種利益就應變動，不適合於這種利益就不應變動。所以，是否適合於無產階級全體的戰鬥利益，是測量黨的及黨員個人的一切戰略策略與工作方式之變動是否正確的標準和尺度。自然，這種不變，一般來說，只是相對的。僅僅對於我們共產黨員來說，是絕對的。因為在幾百年前或幾百年後，世界還沒有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已不存在時，人們自然不會有為無產階級戰鬥利益而奮鬥的事。所以在人類社會歷史上來說，這也還是變動的。但對於我們黨員來說，這是絕對不能變的。只有他們在主觀上終身絕對的忠實於黨與階級的戰鬥的利益，在客觀上，在我們一切思想言論行動的實踐中總得是適合於黨與階級的戰鬥的利益，我們才是一個好黨員。

我們既作一個終身的黨員，我們對黨就不要有什麼秘密，不要把某些不利於黨的思想言論行動對黨隱瞞起來，或者明知某些思想、言論、行動對黨是不利的，而暗中隱瞞的去作。以為這樣黨是不會知道的。其實，我們的黨員如果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那末他的思想、言論、行動，他是一個什麼人，他有什麼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他作過什麼不適合黨的利益的，事一年二年以至十年二十年直至他死，那裏不會被人知道的呢？最後總是會被人知道，被人了解的。結果，是隱瞞不了的。所以，我們黨員，不要有對黨隱瞞的不光明的，過去作過的，自己講出來好了，我們黨是注意將來，不大追求同志的既往過錯的。講出不要緊，不講就不好。我們黨員應該有「生平所作，無事不可對人言」的坦白。自然，我們也不是要黨員逢人便說出自己的歷史與過去的一切，不保守自己的秘密，也並不是要黨員不為黨保守秘密，而是要我們黨員不要秘密的去作那些違反黨的利益的事，不要口是心非，不要作兩面派。

既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也就不要怕有什麼事被人誤會，被人懷疑。因為誤會懷疑總是暫時的。真象總是在最後要暴露出來。一年二年被人誤會，被人懷疑，十年二十年直至終身。你如果是一個好